



女 宾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

徐玉成·北石·陈淇·邓永忠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女宾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徐玉成 北石 陈淇 邓永忠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女 宾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陈 淇 北 石 译
徐玉成 邓永忠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8.75印张 2插图 374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4-01398-6/I·297

定 价：8.25元

第一卷

第一章

弗朗索瓦兹抬起眼睛。热尔贝的手指在键盘上跳动，他的眼睛盯着手稿，一副蛮干的样子。他看上去已经疲惫不堪；弗朗索瓦兹也感到困乏了，不过，自身的疲倦却使她感到某种内在的惬意：她不忍心看到热尔贝眼眶下面的黑晕，他的脸显得很憔悴，线条突出，他20岁的年龄几乎全部暴露无遗。

“您不想我们就干到这儿吗？”她问。

“不，我还行。”热尔贝说。

“况且我只有一幕需要誊清了。”

她说。

她翻过一页。2点已经敲过一会儿了。往常，在这个时辰，剧院里早已没有活人，今夜，剧院却活着，打字机在嗒嗒地响，台灯在白纸上洒下玫瑰色的灯光。我在这里，我的心在跳动。今夜剧院有一颗跳动的心。

“我喜欢夜里工作。”她说。

“是的，”热尔贝说，“夜里安静。”

他打了个呵欠。烟灰缸盛满金黄色的烟蒂，圆桌上有两只酒杯和一个空酒瓶。弗朗索瓦兹环顾她这间狭小的工作室的四壁，玫瑰色的氛围暖融融的，充满人情味，室外，阒无人迹的走廊环绕着空荡荡的大厅，整个剧院一片漆黑。弗朗索瓦兹搁下钢笔。

“您不想再喝一杯吗？”她问。

“呃，乐于接受。”热尔贝说。

“我到皮埃尔的房里再拿一瓶来。”

她走出工作室。她并不很想喝酒，黑暗的走廊吸引着她。当她不在走廊里时，这股尘埃的气味，这团阴影，这份伤感凄凉的寂静不为任何人存在着，这一切压根儿就不存在。现在她来到这里，地毯的红色犹如摇曳不定的守夜灯打破了黑暗。她具有这种能力：她的出现使事物从无意识状态中挣脱出来，她赋予它们色彩和气味。她下了一层楼，推开大厅的门；她仿佛负有某种使命，应该让这个笼罩在黑暗中的空荡荡的大厅活起来。舞台上金属防火幕低垂着，大厅的四壁散发着新鲜的油漆味；一排排罩着红色绒布的扶手椅静静地期待着。刚才它们还什么都不期待，现在，她来到这里，它们伸出了双臂。它们凝望着被金属防火幕遮住的舞台，呼唤着皮埃尔、灯光和聚精会神的观众。她本该永远呆在这里，好让这份寂静和这种期待持续下去；可是她又应该在别的地方，在道具库，在化妆室和休息室，应该同时在所有的地方。她穿过前台、登上舞

台，她推开休息室的门，她走下后台，那里堆放着的旧布景霉味扑鼻。她独自一人体味着这些被遗弃的场所和沉睡中的道具的意义。她在这里，这一切隶属于她，整个世界隶属于她。

她迈过后台出口的小铁门，来到大街上。广场四周的房屋都在酣睡，剧院也进入了梦乡。只有一扇窗户亮着玫瑰色的灯光。她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栗树顶上的天空一片漆黑。她仿佛置身于一个僻静的小城中心。此刻，她并不为皮埃尔不在身边而感到遗憾，有时的快乐同他在一起是无法体味的：寂寞的快乐。这些快乐她已有8年没有感受到了，有时她怀着内疚体味着这种快乐。她将身体倚靠在长椅的硬木板上，人行道沥青路面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辆卡车从大街上驶过。四周只有这种运动的声音，这片天空，欲言又止的树叶和在一片漆黑的建筑表面上的那扇亮着玫瑰色灯光的窗口，弗朗索瓦兹不复存在，任何地方都无人存在了。

弗朗索瓦兹跳起身来，真奇怪，她又成为某一个人，确实地说，成为一个女人，一个忙忙碌碌的女人，因为一项急待完成的工作在等待着她，而这个时刻象其它时刻一样，不过是她生命中的一段光阴而已。她把手放在门把手上，难过地回头看了看。这是某种遗弃和背叛。夜色将重新吞没这个僻静的小广场，那扇玫瑰色的窗口将毫无意义地亮着，它不再为任何人闪烁了。此刻的甜蜜将永远失去。人世间遗失了多少甜蜜的时辰啊。她穿过后台，登上漆成绿色的木楼梯。她早已不再产生此类惋惜之情了，唯

有自己的生活才是真实的。她走进皮埃尔的房间，从壁橱中取了一瓶威士忌，随后跑着回到自己的工作室。

“加油的东西来了，”她说，“您想怎么喝？掺不掺水？”

“不掺水。”热尔贝说。

“您能走回去吗？”

“噢！我开始能喝威士忌了。”热尔贝神气十足地说。

“您开始……”弗朗索瓦兹说。

“等我有钱了，有了自己的家，我的壁橱里将总有一瓶Va+69^①。”热尔贝说。

“那么您的事业就完了。”弗朗索瓦兹说。她怀着某种柔情注视着他。他从口袋里掏出烟斗，专心致志地装着烟丝。这是他的第一支烟斗。每天晚上，当他们喝光了一杯博若莱酒以后，他便将烟斗摆在桌上，象孩子似地骄傲地望着它；他一边抽烟，一边喝白兰地或葡萄酒。然后，他们便来到大街上。由于一整天的工作，加上喝了葡萄酒和烧酒，他们的头都有点发烧。热尔贝总是大步地走着，一络黑发搭在面颊上，双手插在裤袋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她还会经常见到他，然而同皮埃尔在一起，同别人在一起；他们将重新成为陌生人。

“您也一样，作为女人，您喝威士忌酒量也很大。”热尔贝以公正的口吻说道。

^①Va+69，一种酒的名称。

——译注。

他端详了一下弗朗索瓦兹：

“不过，您今天工作得太久了，您应该去睡一会儿。您愿意的话，待会儿我叫醒您。”

“不，我宁愿干完它。”弗朗索瓦兹说。

“您不饿吗？我去为您弄点三明治吧？”

“谢谢，”弗朗索瓦兹说。她朝他莞尔一笑。他对她总是那么体贴和关心，每当她感到泄气的时候，只要看看他那快活的眼睛，便又恢复了信心。她真想说点什么感谢他。

“真有点令人遗憾，我们已经弄完了。”她说：“我已经习惯了同您一起工作。”

“不过，把它搬上舞台的时候会更令人开心。”他的两眼炯炯有神，酒精烧红他的面颊。

“想到三天后这一切将重新开始，真让人高兴，我非常喜欢演出季节的开始。”

“是的，那会让人开心。”弗朗索瓦兹说。她把稿子拉到面前。她看出他对看到单独相处的10天的结束丝毫不感到惋惜，这很自然，她对这10天也并不感到遗憾，她毕竟不能要求热尔贝一个人感到遗憾。

“这座剧院一片死寂，每次穿过剧院我都不寒而栗，阴森森的，”热尔贝说。“我真以为这一下子剧院一年都要关闭哩。”

“总算侥幸。”弗朗索瓦兹说。

“但愿好景常在。”热尔贝说。

“会持续下去的。”弗朗索瓦兹说。

她压根儿就不相信会发生战争；战争就象肺结核或火车事故一样，绝不会落到我头上。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

“您能想象一场真正的大灾难降临到您头上吗？”

热尔贝撇了撇嘴：

“噢！太容易了。”他说。

“我不能，”弗朗索瓦兹说。“甚至没有必要去想。只有能够想象的危险才能防备，然而战争超乎了人类的想象力。一旦战争爆发，一切都无足轻重了，甚至生死也不例外。”

“不过，战争不会发生的。”弗朗索瓦兹自言自语地重复道。她埋头在手稿上，打字机嗒嗒地响起来，室内弥漫着淡淡的烟草味、墨水味和夜的气息。窗外，笼罩在黑夜中的小广场在宁静地酣睡，一辆火车驶过寂静的原野。我在这里，广场因为我在这里而存在，火车为我而驶过，还有整个巴黎和这间狭小的工作室里幽微的玫瑰色灯光照耀下的这块地方。漫长岁月中的幸福都集中在这一瞬间。我在这里，置身于我生命的中心。

“不得不睡觉令人可惜。”弗朗索瓦兹说。

“尤其令人可惜的是无法感觉到自己已经进入梦乡，”热尔贝说。“一旦开始意识到睡着了，就已经醒过来了。一点好处也得不到。”

“可是，您不觉得别人睡觉时您醒着挺好吗？”弗朗索瓦兹搁下钢笔，屏息聆听。万籁俱寂，广场笼罩在黑暗中，剧院一片漆黑。

“我很愿意想象所有的人都沉睡了，此刻地球上只有您和我活着。”

“这倒让我害怕。”热尔贝说，他把搭在眼睛上的那绺黑发甩到脑后，“就好象我想到月球时一样：月球上布满冰山和裂罅，阒无人迹。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必须胆大包天。”

“假如让我去，我是不会拒绝的。”弗朗索瓦兹说。她凝视着热尔贝。他们平时形影不离；她很高兴感觉到他在自己身边，不过，他们不怎么交谈。今天晚上，她很愿同他谈谈。“想象一下您不在时事物会是什么样子倒怪有趣的，”她说。

“是的，很有意思。”热尔贝说。

“这就好象竭力想象自己死了一样，当然做不到，不过可以假设在一个角落里窥视。”

“永远看不见的玩艺儿都很怪诞。”热尔贝说。

“以前，想到我只能了解世界上少得可怜的一部分，我深感遗憾。您没有这种感觉吗？”

“也许。”热尔贝说。

弗朗索瓦兹笑了。同热尔贝交谈，偶尔会遭到抵触，不过很难从他口中听到肯定的意见。

“现在我放心了，因为我坚信，不管走到哪里，世界将与我同行。这使我不再有任何遗憾。”

“遗憾什么？”热尔贝问。

“仅仅局限在自我之中，世界却如此广阔无垠。”

热尔贝瞥了弗朗索瓦兹一眼：

“是啊，主要因为您的生活可以说是有条不紊的吧。”

他说话总是那么小心谨慎，这种含糊其词的说法对他而言已经是大胆的了。他认为弗朗索瓦兹的生活太有条不紊吗？他是在评价她吗？我真想知道他对我有何看法……这间工作室，这座剧院、我的卧室、书籍、文稿和工作。一种非常有条不紊的生活。

“我懂得了必须心甘情愿地作出选择。”弗朗索瓦兹说。

“我不喜欢必须作出选择。”热尔贝说。

“刚开始的时候，我为此付出了代价。不过，现在我再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因为不为我而存在的东西，在我看来根本不存在。”

“这怎么可能？”热尔贝问。

弗朗索瓦兹迟疑了一下，她强烈地感觉到，她关上门以后，走廊、大厅和舞台并未因此而消失，然而它们只是在门后的远处存在着。火车在远处驶过寂静的原野，原野是这间狭小的工作室温暖的生活在黑夜深处的延伸。

“就象月球上的景物一样，”弗朗索瓦兹说，“它并不存在，不过是些传闻而已。您不这样认为吗？”

“不，”热尔贝说。“我不这样认为。”

“一次只能看见一件事物您不感到厌烦吗？”

热尔贝陷入沉思。

“别人只会妨碍我，”他说，“我很反感别人向我谈起我不认识的家伙，尤其当人们以赞赏的口吻谈到他时，

一个家伙在那里存在着，而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

他难得就自己说了这么多话。难道他也感觉到了最后这几个小时令人动情、转瞬即逝的亲密关系？玫瑰色的光环中只有他俩。同一束灯光、同一个夜晚为他俩而存在。弗朗索瓦兹凝视着他弯曲的睫毛下面那对漂亮的绿眼睛，凝视着他那神情专注的嘴唇：“假如我愿意的话……也许还不太迟。”然而，她又能愿意什么呢？

“是的，这让人觉得受了侮辱。”她说。

“一旦认识了这个家伙，就好多了。”热尔贝说。

“正如对您自我的感知一样，别人都是从内在感知自我的，人们却无法认识到这一点，”弗朗索瓦兹说。“当您隐约认识到这一点时，我觉得这太可怕了：您会觉得自己只是作为某个他人头脑中的形象而存在。不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永远不会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的确如此，”热尔贝冲动地说。“也许正因为这样，每当别人同我谈论我时，我总感到很不愉快，即使他出于好意，我似乎觉得他对我居高临下。”

“别人对我有何想法，我倒是无所谓。”弗朗索瓦兹说。

热尔贝蓦地笑了起来。

“如此说来，您并不过分自尊。”他说。

“他们的想法，对我来说，如同他们的言论和表情一样，都是我的世界中的容体。伊丽莎白对我无甚抱负不胜惊讶，可这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不需要在世上寻求一个特殊的位置。我觉得自己已适得其所。”她笑着对热尔

贝说：

“您也一样，您也没有抱负，”

“是的，”热尔贝说，“有何意义呢？”他犹豫了一下：“不过，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个好演员。”

“象我一样，我希望写出一本好书。人们愿意将所做的工作做好。然而，这不是为了追求荣耀和名誉。”

“是的。”热尔贝说。

一辆送奶车从窗前经过。夜色即将淡去。列车已驶过夏托鲁^①，正朝维耶尔宗^②驶来。热尔贝打了个呵欠，他的眼睛通红，犹如睡眠惺忪的孩子。

“您应该去睡觉。”弗朗索瓦兹说。

热尔贝揉了揉眼睛：

“我们得把它完全弄好交给拉布鲁斯。”他固执地说。他拿起酒瓶为自己斟了满满一杯威士忌。

“再说，我不困，我是渴了！”他喝了一口，放下酒杯，思索了一会儿。

“也许我还是困了吧。”

“渴了还是困了，您拿定主意吧。”弗朗索瓦兹逗趣地说。

“我从来分不清楚。”热尔贝说。

“听着，”弗朗索瓦兹说，“这么办吧，您就在长沙发上睡。我把最后这一幕再看一遍。我去火车站接皮埃尔的时候，您把它打印出来。”

①、②均为法国城市名。

——译注

“您呢？”热尔贝问。

“我弄完了也睡，沙发很宽，您不会妨碍我的。拿一个靠垫钻到毯子下面去吧。”

“我很乐意。”热尔贝说。

弗朗索瓦兹伸了个懒腰，又拿起钢笔。热尔贝仰面躺着，闭上眼睛，唇间发出均匀的呼吸声。他已进入梦乡。他容貌俊美，她凝望了他好一阵，又开始工作。远方，在行驶的火车上，皮埃尔也在酣睡。他的头靠在皮革垫上，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他将从火车上跳下来，尽力伸长他那矮小的身躯，随后，他将在站台上奔跑，他将挽住我的手臂。

“完了！”弗朗索瓦兹说。她满意地检查了一下手稿。但愿他认为好！我想他会认为好的。她推开扶手椅。天际出现了一线玫瑰色的晨曦。她脱掉皮鞋，钻进毛毯，躺在热尔贝身边。他呻吟了一声，头滚过垫子，靠到弗朗索瓦兹肩上。

可怜的小热尔贝，他太困了。她想。她将毛毯朝上拉了一点，没有动弹，眼睛仍然睁着，她也感到困了，但她还不想睡。她凝视着热尔贝清秀的眼睑和他那如同姑娘一般的长睫毛；他在酣睡，毫不设防，旁若无人。她感觉到他柔软的黑发在她的颈间摩挲。

这就是我永远也不能从他那里得到的一切。她想。

将有女人抚摸这头中国姑娘般的美发，亲吻这婴孩般柔嫩的眼睑，将这欣长苗条的身体搂在怀里。有一天他会对她中间的一个说：

“我爱你。”

弗朗索瓦兹的心揪紧了。还来得及。她可以将脸颊贴到这张脸上，高声说出已经涌到唇边的话。

她闭上眼睛。她不能说“我爱你。”她不能这么想。她爱皮埃尔。别的爱情在她的生活中没有位置。

不过，也许存在与那些快乐相似的快乐，她不无苦恼地想道。那颗头颅沉重地压在她肩上。弥足珍贵的不是这种令人难受的重压，而是热尔贝的体贴，他的信任和依赖，她正在给他填补上爱情。然而热尔贝酣睡着，做爱和亲昵不过是梦中的内容而已。假如他将她搂在怀里，也许她还能够做这种梦。可是，怎么能够去梦想不愿真实地经历的爱情呢！

她望着热尔贝。她的言语和行动都是自由的，皮埃尔并不约束她。然而动作和语言都只能是自欺欺人，正如她肩上的这颗头颅的重压是骗人的一样。热尔贝不爱她，她不能指望他爱她。

窗外的天空渐渐变成玫瑰色。弗朗索瓦兹心中泛起一缕渴望的悲哀，这悲哀却象晨曦一样是玫瑰色的。不过，她毫不遗憾；她甚至没有伤感的权利，尽管此时伤感的情绪使她困倦的身体变得麻木。这是彻底的放弃，没有任何补偿。